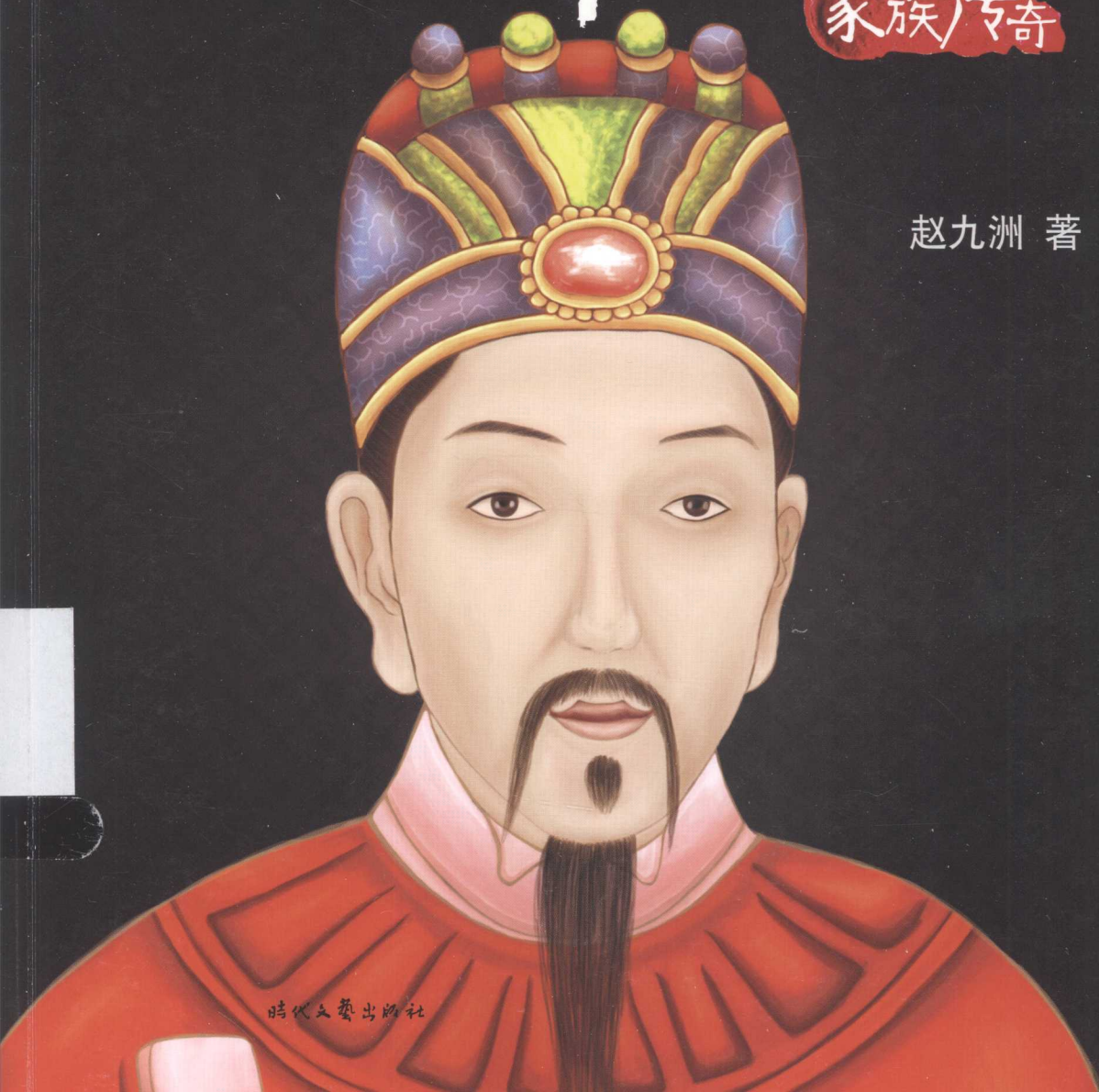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袁崇焕

家族传奇

赵九洲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014014900

K820.9
112

赵崇焕

家族传奇

赵九洲 著



K820.9
112



北航

C170155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崇焕家族传奇 / 赵九洲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87-4422-4

I. ①袁... II. ①赵... III. ①袁崇焕 (1584~1630) — 家族 — 史料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5243号

出品人 陈 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李天卿

郜玉乐

装帧设计 孙 俪

排版制作 初昆阳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袁崇焕家族传奇

赵九洲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16 字数 / 406千字 印张 / 24.75

版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6.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第一回 归故里老宅寻父 小巷口怅忆童年
001

第二回 争码头乡帮结怨 赶庙会义释前嫌
012

第三回 亮包裹兄弟相逢 谈师承曲折悲惨
022

第四回 守孤城血战宁远 痴郎中遁迹闾山
035

第五回 战锦宁名震朝野 避阉祸卸甲归田
047

第六回 掌帅印平台对应 护京师连挫敌焰
056

第七回 蒙奇冤身遭劫难 闹京华为友申冤
070

第八回 北邙山歃盟结义 赴皇城科场称冠
084

第九回 太平军挥师北伐 广武山挑灯求贤
094

第十回 — 战开封巧渡黄河 断龙脉孤身犯险
106

第十一回 — 闯龙潭壮士尽节 除恶徒血溅桑园
118

第十二回 — 救遗孤舍家北上 灭奸宄度厄义全
129

第十三回 — 开封府公堂脱险 志未酬家毁人潜
142

第十四回 — 闯关东追本溯源 逢乱世入鬼难安
156

第十五回 — 救难女火烧妓院 辞故乡随师南返
170

第十六回 — 传绝艺父子反目 助师兄立足荣阳
180

第十七回 — 联姻缘滋生事端 毁寺庙教徒凶残
191

第十八回 — 武家营教徒逞凶 抱不平怒杀贼顽
205

第十九回	赴京师群雄聚会	论天下泾渭分明
216		
第二十回	假大仙装神弄鬼	真强盗另有谋算
231		
第二十一回	经磨难大旗重悬	亮镖会官匪同现
243		
第二十二回	莽少年伤人外逃	小伙计临危解难
261		
第二十三回	躲战火预先谋划	离险地坚壁清野
275		
第二十四回	战倭寇将士舍生	庆寿诞慈禧淫乱
294		
第二十五回	走湖广衡阳会友	返直隶除魔申冤
303		
第二十六回	失都城帝后出逃	守家园义军挥刀
320		
第二十七回	据关外认贼为友	东洋人利刃突现
338		

第二十八回 明壮志舍命杀贼 巧周旋剑走偏锋
350

第二十九回 逢国难官军溃逃 举义旗绿林抗战
361

第三十回 老英雄临危报国 众豪杰挂孝除叛
374

第一回

归故里老宅寻父

小巷口怅忆童年

诗曰：

国祚不振民遭殃，奸小掌权乱朝纲。

甲午风云海魂灭，豺狼八只噬华藏。

义军枪声连天响，神人共怒传庙堂。

清朝王业气数尽，铲除旧恶谱新章。

001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七十四岁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因贪吃过多而腹泻不止，病情越来越重。这个阴狠而又无知的泼妇，通过“祺祥政变”，独揽大权四十八年，她自知大限已到，为了妥善处理身后事，慈禧委派心腹太监李莲英，专门伺候被她囚禁在南海孤岛上的光绪皇帝。在李莲英的“精心照料”下，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于农历十月二十日的黄昏，在与世隔绝的瀛台涵元殿里离奇驾崩。除掉政敌，慈禧也于第二天中午崩于中海的仪鸾殿。临死前，慈禧下诏说：以后勿再使妇人与闻朝政。此与家法有违，需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使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慈禧的遗言好像在自我嘲讽，也可能是在死前下的罪己诏。

慈禧虽死，她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灾难，却无法在短时期内挽回。国库已经空虚，沉重的赋税把百姓逼得流离失所，良田荒芜农民抗税，起义的枪声响彻四方。时局不稳，外出的游子纷纷还乡，荣振武就是众多游子中的一员，他七岁离家，如今已经年至四旬仍孑然一身。荣振武对其父当年的做法不能释怀，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积累，逐渐淡化了前嫌，开始思念起年迈的父亲，他决定退出江湖返回故乡，到老父的膝前尽人子

之孝。

营口坐落在辽河的人海口，水陆交通极其方便，这里建埠虽然不久，却成为东北与关内货物交流的集散地。英、法、俄、美、德、日等国看准商机，也在此设馆通商，繁荣的景象盛极一时。农历四月，正是春夏交泰冷热适中的季节，归心似箭的荣振武日夜兼程，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他从郊外顺着辽河南岸进入城区，翘首眺望，宽阔的河面上百舸竞渡，河堤下停靠着数不清的船只，林立的船桅在不停地晃动，洋人的舰船响着高亢的笛声横冲直撞。宽敞的河岸上设有十几处规模不等的码头，成群结队的脚夫在忙着装卸货物。荣振武无心浏览两岸的风光，他加快了脚步继续向西，终于来到久违的故居。这是一座普通的民宅，屋垣虽在却已露出颓败失修的痕迹，院内原有二十多棵桃树，如今仅存三株，枯萎的枝头挂着稀疏的桃珠。睹物思人，荣振武又联想到离别多年的老父，他怀着复杂的心情上前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位老者，仔细辨认才看清楚，这并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位陌生的老人。荣振武觉得奇怪，忙问其中的原因。开门的老者稍显迟疑才说：多年前，这里的邻居不齿于荣福生的为人，纷纷与其断绝来往，人际关系破裂以后，他家无法在此居住，只得卖掉房产伴着后续的妻子离开，不知他们的去向。荣振武兼程而来，听完老者的述说犹如冷水浇头，有些话没法再往下问，以免有更多的家丑外扬，他向老者告辞，退到魂牵梦萦的小巷口，站在那里回忆起童年时期的家。

荣振武的父亲名叫荣福生，原籍在登州府蓬莱市的龙山店，因为家境贫寒，十六岁那年跟随同乡流落到营口。初到异乡的荣福生既没有经商的本金，又没有从工的技艺，只能凭借年轻有力到码头充当装卸货物的脚夫。历经三年拼搏，省吃俭用的荣福生略有积蓄，经过同乡人撮合，他与缝补旧衣的姜姓女子相识，此女原是青州府临朐县的人，乳名二丫头。姜氏父母双亡，跟随娘舅流落到关外以摆摊卖布为生。寄身于娘舅家的姜氏，唯恐妯母不满，她起早贪黑为别人拆洗被褥缝补旧衣，以此挣钱贴补娘舅家的生活。周围的人对姜氏和荣福生的境遇深表同情，纷纷出头为他们撮合，这对来自异乡的青年男女，终于组成一个完整的家。

经过夫妻二人的共同努力，四年后，他们不仅有了儿女还建起五间新房。姜氏历经磨难深知生存的艰险，她怕儿女重蹈自己的覆辙就夜以继日地操劳，为家庭积攒钱财以备后用。人非铁石，姜氏经受不住过度的劳累，婚后第八年的春季，就感到乏力气短并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开始她

并未在意依然不停地劳作，病情逐渐加重并出现咯血。直到这时姜氏才感到害怕，她忙到后街的万春堂药铺，找郎中诊治，经把脉确诊为肺癆，必须抓紧治疗否则将有性命之忧。姜氏听后暗暗吃惊，忙问：诊治的费用多少？郎中说：此病多因操劳过度所致，痊愈较慢，大约需要百日以上方可停药，粗略估算也得用银百两以上。姜氏听后心中起急，郎中说的药费就是她家现有的财产，如若把病治愈，不但要用掉手中的积蓄还得卖掉房产，到那时全家又将一无所有。想到这些，姜氏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宁愿不治而死也不想拖累全家受穷。儿女聪明懂事，丈夫老实能干，姜氏相信自己的丈夫一定能把儿女抚养成人，再过十年八载，女儿出嫁，儿子娶妻，丈夫可享天伦之乐。憧憬美好的未来，姜氏反倒轻松起来，她想把家中的事提前安排好，以免在临死时有所牵挂。

姜氏把自己的衣裤全部拆掉，改做儿女的棉衣，随后又买来新布为丈夫做了几套备用的衣服，为了不让丈夫和孩子担心自己的疾病，她隐瞒了实情，独自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每天都在苦苦支撑着。姜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狠下心来调教桃花和荣耀这两个年幼的孩子，让他们独自操持家务。不知内情的邻居觉得奇怪，溺爱儿女的姜氏为什么一反常态，逼着年幼的孩子去做那些繁重的家务。姜氏死后，大家才明白这个女人的良苦用心。姜氏的反常并未引起荣福生的关注，他依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姜氏的病情日趋严重整日咯血不止，为了隐瞒病情只得避开家人，躲进草垛偷偷地咳嗽。多日后的早晨，荣福生与孩子先后穿衣起床，唯独妻子躺在那里不动。桃花觉得奇怪忙凑到近前呼唤，这才发现情况不妙，姜氏的鼻孔和嘴角沾满血迹，她圆睁二目不停地挣扎却无力起身。看到这种情况荣福生才知道不妙，忙和孩子上前呼叫。姜氏伸出枯瘦的双手紧紧地抓着儿女，随后就瞪着无神的眼睛望着丈夫，连连张嘴想要说些什么，这时她已无力发声，泪珠从深陷的眼眶里滚落下来。姜氏是个没有学识的苦命女子，只度过二十五个春秋就带着牵挂离开了人间。

突然的变故让荣福生不知所措，孩子的哭声惊动了四邻，他们闻讯过来布置灵堂安排后事。在众人的帮助下，荣福生才把姜氏安葬在南郊的墓地。姜氏死后，荣福生变得沉默寡言，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妻子早有安排，桃花带着小弟仍能把家中的事务操持起来。荣福生是个没有心计的人，从不过问家中的生活琐事，只是到码头赚取那份血汗钱。为了供给家中做饭取暖用的烧柴，桃花姐弟拿着镰刀和绳索到南郊拾柴割草，顺便到

母亲的坟前看望，以解思念之情，父子三人相依为命过着平静的生活。

半年后，前街的肖二姑突然出现，那是个能说会道的媒婆，她要为鳏居的荣福生提亲。女方名叫叶丽香，二十三岁，是船主叶三的独生女。其母白氏人如其姓，这个半老徐娘保养得白胖如雪，人送绰号大白梨。叶三忙于生计，常年带着伙计往返于天津、上海等地，很少回家与妻女团聚。风流淫荡的白氏根本就没把丈夫放在心上，整日带着女儿出入赌场、戏院，与街面上的纨绔子弟混在一起。那些混混把她们母女当成泄欲的玩具，从不论及婚嫁。时间一长，叶丽香就成为声名狼藉的女人，她不但不能攀龙附凤，就连普通人家的子弟也不肯娶其为妻。

前些天，叶三的船在海上遇到风暴，偏离了航道，最终触礁，船毁人亡。叶三死后，白氏母女仍不知节俭，她们将手中的积蓄用完，随后又把家产变卖一空。白氏失去了财源这才感到恐慌，为了生存只能让女儿尽快出嫁，她们母女的名声太臭没人肯接这盆刷锅水。饥渴难耐的白氏夜不能寐，她把全城的男人逐个排查，最后选中了荣福生，此人老实能干又没有主见，便于驱使控制。主意拿定，白氏母女来找肖二姑，让她从中斡旋促成这桩婚事。能言善辩的肖媒婆与白氏母女志趣相同，同类有事必当全力相助，她把提亲的事对荣福生说出。叶丽香的风流艳史广为流传，荣福生早有耳闻，他心生反感却不知如何回绝。肖媒婆早已猜到荣福生的心意，她解释说：叶家原是富户，很多求婚的人都被叶丽香回绝，有些心胸狭隘的人求婚不成反为仇人，事后散布谣言败坏叶家的名声。不知内情的人信以为真，以讹传讹才弄得真假难辨。肖媒婆的解释入情入理，荣福生听后连连点头。肖媒婆见荣福生没有主见就接着劝道：古人讲，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穷不择妻。你只是个出苦力的脚夫，又是婚后再娶，人家叶丽香原是富家闺秀，凭哪点都比你强，错过这次机会你将终身难娶，没有女人就不是完整的家。肖媒婆嘴尖舌利，说得荣福生俯首帖耳连声应诺。肖媒婆见提亲的事进展顺利，就把巧妙装扮的叶丽香找来。荣福生正值壮年精力旺盛，他忍不住扭头偷看，面前的叶丽香轻妆淡抹，衣着朴实无华，根本就不像传言所说的那般妖冶。荣福生更加确信肖媒婆之言不虚。

荣福生结婚已有八年，姜氏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整日为生活奔波操劳，她不懂风情之欢、闺中之妙。叶丽香却有所不同，她是情场上的老手，深谙素女采撷之法、房中阴阳之术。在肖媒婆的精心安排下，初次相

会就把荣福生摆布得神魂颠倒，梦游太虚，从此栽倒在这个女人的裙下，任其摆布不能自拔。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叶丽香开始憎恨桃花姐弟和死去的姜氏。她发现，每当提到姜氏时，荣福生仍能流露出眷恋之情。这让生性偏执的叶丽香难以忍受，她把心中的怨恨说出来，肖媒婆早有准备，她笑着说：此事不难解决，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你解除烦恼。肖媒婆把离开荣家骨肉的想法一说，白氏母女听后大笑不止，当天晚上她们就实施这一阴谋，在闲谈中套取了荣福生与姜氏的生辰八字。第二天上午，肖媒婆带着叶丽香来到洼坑甸，用金钱收买了神算瞎子王，让他编造谎言，借助神鬼恐吓荣福生，使其憎恨死去的前妻。吃张口饭的江湖人分为不同门派，相面算卦的行当称为金点，他们使用的手段不同各有高低。自称神算瞎子王的人，并非此道中的高手，他既没读过方观成的《玄关》，又不懂十三道簪，仅凭一张利嘴和几个贴靴就敢出来蒙人。肖二姑以保媒拉纤为生，经常带人到瞎子王这里合婚，他们之间相互利用，合伙蒙骗那些局外人。肖媒婆把来意说出，让瞎子王记住届时说辞，一切安排妥当，她才把荣福生找来。肖媒婆说：你们二人的年纪都已不小，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今天就到洼坑甸给你们合婚，查看双方的命相是否匹配。荣福生已被叶丽香迷住，唯恐婚事不成，便同这两个女人来到洼坑甸。

瞎子王对姜氏和荣福生的生辰八字了如指掌，他按着肖媒婆的吩咐，装腔作势侃侃而谈。然后指着荣福生说：你的命真硬，厉鬼缠不死，前妻克不动。瞎子王语出惊人，吓得荣福生毛发倒竖，就连围观的人也被惊出一身冷汗。肖媒婆装作诧异地问道：我们还没报出生辰八字，你是怎么算出来的？瞎子王冷笑着说：我的肉眼虽瞎，天眼却开，往前我可以推算出三百年间的天灾，往后我可以预知五百年的人祸，随后就把荣福生和姜氏的生辰八字说出。瞎子王与肖媒婆相互配合，只用了两个贴靴就把荣福生征服。肖媒婆装作虔诚的样子向瞎子王请教详情。瞎子王说：他前妻是个劳苦的身子铁石命，专克最亲近的人，年少时克父母，出嫁后克丈夫，到了晚年克子孙，属于三克的命。幸亏遇上命硬的汉子才得以幸免，两物相碰硬者存，克不动别人她自损。荣福生已经坠入人家设计的圈套，对瞎子王的话深信不疑，他心中暗想，难怪姜氏的父母双亡，原因竟出在这里。肖媒婆见目的已经达到就转换话题，问起荣福生与叶丽香的命运。瞎子王故弄玄虚地说：这两个人的命运合起来，算是君臣得配、鱼水相融，真是难得相遇的一对。合婚到此就算结束，瞎子王的神色突变，他面对着荣福

生说：你有一儿一女，小儿命薄倒也无妨，你的女儿非同一般，其母克夫不成冤魂不散，附在女儿的身上继续替她作祟。肖媒婆装作害怕的样子追问：是否有破解的办法？瞎子王说：要想破解倒也不难，只要让此女提前出嫁，到对方的家中独守三年空房，其母的冤魂感到绝望就会离开，到那时合家就能平安。听完瞎子王的论述，荣福生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肖媒婆和叶丽香再也不肯开口，她们各自回家避而不见。

连续几天见不到叶丽香，荣福生感到惶恐不安，他狠下心来求肖媒婆替他拿主意。肖媒婆早把谎言编好，她假作为难的样子说：你与姜氏本是一对能干的人，可惜命运不济才落到今天这种结局，前事已被瞎子王算出就不必隐瞒。我们这些女人经常坐到一起闲谈，姜氏曾讲过自己的身世，她早就知道自己是个三克的命。荣福生急切地问道：我怎么没听她说过？肖媒婆说：这是要你命的事，瞒还怕瞒不住，如何能告诉你。荣福生听后觉得有理，他默默地点头答应。肖媒婆又说：据姜氏讲，四岁那年随父母到寺庙进香，那里的和尚说她命犯三克。姜氏父母听后大惊，为了确定命相的真假，他们又多次找人推算，说法虽有不同结果却是一样。姜氏父母这才深信不疑，有人给他们选出一个破解的方法，让异姓人把姜氏带走，远离家中的父母，那样就能避免灾祸降临。姜氏父母毕竟是无知的小户人家，心存惊惧却舍不得女儿离开，事后没出一年，她的父母就被克死。孤苦伶仃的姜氏无依无靠，这才被她娘舅收留。肖媒婆编造的谎言让荣福生心生寒意，暗恨姜氏无情无义，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竟能隐瞒数年，至死也不肯对他说出。桃花的体貌酷似其母，姜氏的冤魂就藏在她的身上，随时都可能祸害自己，荣福生越想越怕，最后竟不敢与女儿见面。老实而又无知的荣福生，落入女人设下的圈套不能自拔，他哀求肖媒婆帮他找一户人家，提前把女儿嫁出去，以免其母的冤魂在家中作祟。肖媒婆稍作推辞就答应下来，当天就在沟西以五两银子的价格，把桃花卖到船户魏家做童养媳，当场替荣福生书写卖女的契约。

听说被卖，桃花犹如五雷轰顶顿时愣在那里，她绝没想到，老实厚道的父亲竟变得如此狠毒。求助无门的桃花拉着荣耀一路痛哭，来到姜氏的坟前做最后的祭拜，恳求母亲的在天之灵，能保佑小弟平安无事。然后又叮嘱荣耀，处处留神，事事忍耐，避开是非，争取早日长大成人。荣耀的年纪太小对姐姐的叮嘱似懂非懂，只能默默地站在一旁。桃花模仿母亲死前的做法，把自己的衣服找出来清洗缝补，留给小弟日后穿用，她昼夜不

停地忙了两天仍未把牵挂的事做完。魏家带着银子前来领人，桃花无法忍受与小弟分离的痛苦，她大放悲声惊动四邻，围观的人实在看不下去，纷纷斥骂荣福生狠毒无情。不知羞耻的叶丽香伙同肖媒婆上前辩解，当即遭到人们的痛骂，有几个年轻的妇女忍耐不住，扑上前去对她们加以拳脚。叶丽香与肖媒婆被打得脸破发散难以招架，这才狼狈地逃离现场。卖掉桃花以后，叶丽香又把歪主意打在荣耀的身上，她再次找到肖媒婆，请她帮忙撵走这个六岁的孩子。肖媒婆是个奸猾的人，唯恐引起众怒，她劝叶丽香暂时忍耐，不要再做过激的举动，只能慢慢地折磨这个孩子，用不了多久就能让他丧命。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叶丽香只能按着肖媒婆的话去做。

荣福生把叶丽香娶进家门，这个浪荡狠毒的女人成为这里的主人。家中的杂务全都落在荣耀的身上，六岁的孩子不但要刷锅做饭，还得把取暖做饭用的柴草备足。早饭后荣福生到码头干活，荣耀就拿着镰刀绳索到郊外割草拾柴，叶丽香仍在家中贪睡不起。经过大半天时间，荣耀才能把柴草割够，回到家中已是饥肠辘辘，揭开锅盖，饭菜全无，只有几个用过的脏碗扔在其中。可怜的孩子只能喝上几口凉水，以解腹中之饥，然后又拿起镰刀和绳索，饿着肚子继续到南郊打柴。一连数日都是这样，不管增添多少米面，中午仍是锅空盆净颗粒不存，荣耀觉得奇怪却不敢多问，他的身体日渐消瘦。一天早晨，阴云密布冷气袭人，没有急事的人都躲在家中，荣耀却不敢借雨偷闲，他仍像往常那样到南郊打柴。走到半路，狂风陡起电闪雷鸣，随即就下起大雨，年幼的孩子被淋得浑身发抖只得冒雨回家，叶丽香仍在家中沉睡未醒。荣耀不敢与这位继母见面，怕她背后搬弄是非。荣耀无处可去，只得钻进草垛躲避雨水风寒，外边的雨越下越大，草垛中的孤儿在朦胧中睡去。不知过了多久，荣耀突然被开门声惊醒，他睁开双眼往外偷看，原来是叶丽香出来倒水。荣耀不敢贸然出来，只能在草垛中焦急地等待。经过精心打扮，叶丽香这才坐下来吃饭，然后她把吃剩下的饭菜全都盛到盆里，端到院外喂街上的野狗。荣耀这才明白不剩饭的原因，他气得浑身发抖却不敢出来质问。

荣耀忍饥挨饿终于熬过了严寒的冬天，随之春生夏长秋叶黄，立秋过后的第三天就是姜氏的忌日。荣福生对肖媒婆等人编造的谎言深信不疑，他憎恨姜氏隐瞒实情欺骗自己，因此对她的年祭置之不理。被卖到魏家的桃花不敢提及母亲的年祭，唯有七岁的荣耀想为母亲做祭，可他身无分文买不起纸镲果品等物。荣耀想到贾家杂货铺，那家主持人与姜氏原是同

乡，为人也很和气。无路可走的荣耀决定登门求助，愿以十捆柴草换取年祭所用的物品。贾家同情荣耀的遭遇，当即同意。等到年祭那天，荣耀仍像往常那样出门拾柴，顺路取来纸镲和果品，来到南郊把果品摆在姜氏的坟前，在那里孤独地痛哭起来。这就是姜氏拼搏一生的回报。擦干了眼泪荣耀就开始忙碌起来，为了偿还祭奠用品的债，他每天都要割取双份的柴草，一份送到贾家的杂货铺抵债，另一份背回自己的家中，否则又将招惹是非。

这一天，夕阳西下，天色已经不早，经过多日劳作欠债即将还清，荣耀也已疲惫不堪，他捆好柴草准备回家。过度劳累让这个七岁的孩子无力再背起这捆柴草，无奈之下只得坐在那里稍事休息，谁知刚一坐下就进入了沉沉梦乡。

距荣耀打柴的地方向西不足三里，有座被遗弃的缸瓦窑，那是一片让人感到恐怖的地方，很少有人敢到那里走动。营口本是冲积平原退海之地，建埠距此不足百年，这里的百姓来自各地，有人在此发财也有人在此丧命。跟随主人来到这里的狗，也随着主人的命运在改变，很多失去主人喂养的狗无处栖身，只得到南郊以啃食死尸为生，最后都集中到这座废窑中。有些贫困人家饲养的狗，难耐饥饿也偷偷地跑到这里觅食，缸瓦窑一带的野狗多达百条以上，另有十几只灰狼也时隐时现混在其中，每到夜晚它们就陆续出来觅食。经常吃死人的野狗两眼通红，它们对人体散发出来的气味特别敏感。躺在柴草上熟睡的荣耀早已被野狗嗅到，它们从不同的方向朝这里集中，瞬间就来了十几只。野狗的叫声把荣耀惊醒，他紧握手中的镰刀退到坟前的石碑下，周围的野狗见人后退，它们也随之紧逼上来。这时天色已经暗淡，四周的野狗在不停地吼叫，有只黄白相间的花狗进入了荣耀的视线，那是隔壁王家饲养的狗，主人称它虎头。身处绝境的荣耀好像看到了希望，他大声呼叫虎头，果然，那只花狗认出这个邻居，它摇头摆尾马上变得温顺起来，随之过来用鼻子不停地嗅闻。事出突然，周围的野狗也平静下来，没过多久面前的野狗又骚动起来，它们狂叫着向前猛扑，身旁的花狗瞪起双眼，对着那些逼近的野狗吼叫起来，随后就发生了惨烈的撕咬。走投无路的荣耀突然摸到祭祀用的火柴，他忙拿出来点燃坟墓周围的蒿草，同时挥动手中的镰刀大声呼喊。夹杂在野狗中的灰狼惧怕火光，它们迅速后退。灰狼的惊恐嚎叫在围攻的野狗中造成了混乱，进攻的势头得到缓解。狗与狼不同，它们与人类共同生活了许多年，并不

惧怕火光，依然围在四周不肯离开。

坟地以东百步之外，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北至营口的启文门，向南可达盖平、金州等城。危难时刻从南边赶来一人，他在远处就听到嘈杂的狗吠和狼嚎，其中还有稚子的吆喝声。来人觉得奇怪，在这种阴森可怖的夜晚，为什么还有小孩在墓地里滞留，情况紧急来不及多想，他拔出腰间的短刀向火光闪烁的地方飞奔。来到近前这才看清，有个瘦弱的孩子被几十只野狗围在坟上。来人不敢停留，他冲散脚前的野狗，飞跃到小孩的身旁，伸手将他抓起闪电般地向北奔去。野狗被来人的举止激怒，它们发疯般地尾追过来，前边有几棵盘口粗的槐树，来人把荣耀举到一个树杈上。有只野狗窜到来人的身后，张开腥臭的大嘴向他的小腿咬去。来人略有意识却无法转身应对，只能顺势向后发腿，一个蹶踢正中狗的头顶。这条偷袭的野狗犹如断了线的风筝，飞出两丈之外，落地时七窍流血气绝身亡。几乎同时又有一条野狗向前猛扑，来人已经转正身躯，他跣步侧身屈膝飞踢，正中狗的胸肋，野狗胸骨的碎裂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野狗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号叫，吓得其他野狗连连后退不敢向前。趁着野狗惊恐之际，来人把荣耀举到野狗难以接近的树杈上，再用绳索将其固定，以防被救的孩子坠落下来。一切防范处理妥当，来人这才仔细观察，树下站满了种类不同的野狗，在漆黑的荒野中通过叫声才能分辨出其中的灰狼。暗蓝色的鬼火在坟墓之间不停地游动，增添了阴森的气氛。

攀伏在树上的人远离地面难以够到，有几只狡诈的野狗并不像同伴那样蹿跃，它们围着树干用利齿啃咬树的根部，致使树梢产生晃动。这种行为极其危险，如果其他野狗也来模仿，用不了多久就能把树干咬断，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必须除掉那几只啃树的野狗以绝后患。来人摘下背上的兜囊悬挂到树枝上，选准时机飘身落地，变化太过突然把多数野狗惊退，他挥动手中的短刀对准仍在啃树的野狗连续砍杀，受伤的野狗发出几声惨叫随即倒地。来人不能在树下久留，得手后立刻攀到树上查看野狗的变化。鲜血从野狗的伤口涌出，血腥味激起其他野狗的凶性，它们返身回来对着同伴的伤口撕咬，瞬间就把那两只受伤的野狗撕成碎块。满嘴是血的野狗并不食用同伴的尸体，它们又围到树下嘶叫着向上跳跃。躲在远处的灰狼又开始行动，它们悄悄地来到树下瞪着闪光的眼睛，准备向上纵跃。来人不敢大意，他拿出弩箭连连扣动，三只昂首嚎叫的灰狼立即倒地。周围的野狗又扑到灰狼的身上猛咬，受伤的灰狼无力反击，它们也被

身边的野狗分尸。经过多次争斗，野狗的尸体越来越多，剩余的野狗产生了惧意，纷纷逃离。

杀戮过后，来人这才得闲细看被救的小孩，只见他不哭不喊紧瞪着双眼，不停地向四处张望并未露出惧意，这种异常表现让人感到意外。这时已至半夜，经过长途跋涉又与野狗缠斗多时，来人觉得疲惫，他满身是血，如若进城被巡夜的人看见必将生出事端，倒不如坐在树上休息等到天明再走。两个时辰过后天光渐亮，来人向四周观望并未发现什么异常，这才解开绳索把荣耀抱到树下。深秋的凉气再加上久坐不动，荣耀周身麻木无法站立，来人帮他推拿，等到血脉正常流通以后方能行动。荣耀恭敬地致谢，来人再次细看这个被救的孩子，只见他的身体十分瘦弱，割草用的镰刀依然握在手中。这么小的年纪就孤身出来拾柴，整夜不归也没有人出来寻找，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隐情。本想张口询问又怕引起小孩的伤感，再说自己还有很多要事去办，来人把嘴边的话咽下，领着荣耀来到小河边清洗身上的血迹，然后就向市区走去。天色尚早店铺仍未开业，来人让荣耀在前边带路，他想亲手把这个被救的小孩送到家中，看看他家的状况是否还有亲人。

坟地离荣家不足五里，途中有两座木桥，来到门前发现孩子的家境不错，五间新房宽敞明亮，院落高大整齐，这种人家的孩子怎么可能孤身出去拾柴。推开自家的大门，荣耀急忙进屋舀来一瓢凉水，递给这位救命恩人。经过长途疾行和半夜打斗，来人早已饥渴难耐，他接过水瓢一饮而尽。听到外面有了响声，荣福生披衣出来查看，他见荣耀带回一个陌生人，当即就用斥责的口吻责备荣耀整夜不归。来人刚想上前解释，只见一个妖艳的女人出来，她以为抓到荣耀夜不归宿的把柄，就大喊大叫起来，诬陷荣耀贪玩学坏，借此让四邻听到。叶丽香的怪叫果然把邻居招来围观，来人身处局外不知详情，他疑惑地询问被救的孩子，以何为生。荣耀见救命恩人追问，这才把祭奠母亲亡灵身负外债，为了偿还赊欠的祭品，他每天都要拾取双份柴草，用其中的一份抵债。因为过度劳累无力负薪，这才倒在柴草上小歇，没想到竟沉睡不醒，如果不是恩公出手搭救，早已葬身野狗口腹。荣耀的陈述让来人感到震惊。围观的人听后个个动容骂声不止，有几个女人边哭边指着荣福生说：姜氏宁肯丧命也不动用家里的积蓄治病，没想到你贪恋女色卖女虐子，辜负了她对你的信任，以前我们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如今看来你比豺狼还狠。